

自传体小说

BOOK 1

我

ME

张辛欣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BOOK 1

我

ME

张辛欣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 BOOK 1. /张辛欣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302 - 1046 - 8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7654 号

Copyright (c) 2010 by Zhang Xinxin

All rights reserved Registered with the Copyright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author

我 BOOK 1

WO

张辛欣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850 × 1168 32 开本 9.75 印张 227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046 - 8

I · 1018 定价: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目 录 | Contents

地狱之后	1
卷一 黑眼珠	5
Part 1 小新皇族	7
万佛楼的幽灵	
拍花子的故事	36
Part 2 我的领土	39
六公主府丛林	
比尼克松早，比伯克利晚	
一调两歌	64
Part 3	68
第一个私人财产	
文盲作家	
“秘密日记”	
被拐走的孩子	89
Part 4 说书洞	91
舞门开开	
斩首大刀落下	
各路神灵快救我！	



吃与记忆	108
卷二 谁不是红卫兵？	109
Part 5 我如何变成红卫兵	111
Part 6 坦 白	127
黑眼珠被熬	160
Part 7 少年伊甸园 — 免费游天下	161
少年伊甸园 — 地上舞王，地下圈子	178
少年伊甸园 — 小刽子手之歌	198
少年伊甸园 — 唯一没哭的女孩儿	205
月球和地球	211
卷三 江湖-奥德赛	213
Part 8 新西伯利亚人	215
第一天	
整党干将的《战争与和平》	
恋人	
地平线后面的信	
阵亡者	266
Part 9 女武士	267
我的奋斗	
第三帝国	
9 • 13	

不是第一次和斯蒂夫谈来世。不过这一次要露真身了。

警车红蓝灯旋转。救护车呼叫。我被担架绑牢，浑身撞得稀巴烂，但脑子一定是保全了，神志一定很清醒，清醒到，我在跟斯蒂夫说最离谱的事。临死之前，能跟律师丈夫斯蒂夫托付保险公司赔偿，生命保险，修改遗嘱，然而，不该谈来世。在他的天主教信仰里人没有下一辈子。

听见斯蒂夫在说，希望他的灵魂能先去“炼狱”。我飘浮在我的东方神话中，灵魂脱离躯壳，进入另一人或者兽的轮回之前，你赤身光脚，上刀山，过火海，下油锅，被大锯拉成两半，惩罚这辈子所有罪行。熊熊火光，刺啦啦油炸，刀，锯，肉末，鲜血！我的炼狱学名“地狱”。

奇妙的是，当斯蒂夫说他的鬼地方，炼狱，极度忧虑的神情迸发出一丝向往，像在遥望绿色牧场，悠然飘来牧羊短笛。他说他的“炼狱”是途中歇歇脚的地方，然后赶路的灵魂上天堂。而他，炼狱都没得去玩，他会直堕地狱。

哦，地狱……颠簸的救护车，抢道人间的怪物，一路慌慌大叫急窜，颠簸运行的我看不到窗外人世景象，能感觉斯蒂夫攥住我的手，这么柔软，这么暖和，我能感觉到他强忍着哀伤，想紧紧拉住我这条命。

“斯蒂夫，你的地狱设计得不好，灵魂永远困在里面，不给出路。”手腕上插着输液管，在手术台门口，我进去，我出来，一拔掉呼吸器，接着跟斯蒂夫研究地狱，“请看我的东方地狱，在转世出口的地方，放着一只大茶碗，喝过茶，再钻出来的时候，忘记前世的一切。然后，你变成人，或者变牛变马，被人使唤；你变成猪，被人吃，假如你上辈子杀人太多；你可能变成没脚的爬虫，靠肚皮走路，假如上辈子老撒谎；你也可能变成鸟……”

“我想变一只鸟……”

“好吧，我的黑脸阎王爷，会赏你今生白脸人，来世变小鸟。”

“没有来世。甜心，你会上天堂的，”斯蒂夫看我在还阳，松一口气，说，“我会下地狱，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因为我是个坏孩子。”

“哦？有多坏？”

“嗯，我跟神父撒谎，我拿油彩笔满世界涂鸦，游艇、汽车、候机厅，

我一生气就拿弟弟出气，打得弟弟成天哭嚎，我，手淫，六岁……”

“哇！然后呢，有玩意流出来吗？”

“哪知道有什么玩意！不过特舒服，真的！嗯，我有阅读障碍，十岁还不会读书……”

“爱因斯坦类嘛，天才型哈！”

“该死！我被送进特别学校！整天跟一帮小无赖呆一块儿，放了学跟脑残学校的傻孩子坐同一个巴士回家！爸妈愁死啦！送我去看心理医生！”

“哈！”

“劳驾！我看的可不是一般的心理师玩闹，是精神病医生，是哈佛名教授，我是杜鹃巢里最小的病人!!!”

“哈哈哈哈哈！……”

“笑什么笑？！我小时候的痛苦逗你乐晕啦？！还是镇痛化学药剂把你突然整疯啦？！”

我的天灵盖一定被游魂猛击。

我止住笑，长长地叹了口气：“唉，比起我小时候，你是一个乖宝宝。”

斯蒂夫看着我。监护仪屏幕荧光折射下，浑身石膏、插满管线的我，像一个异形幽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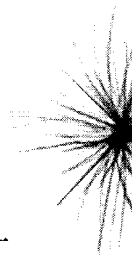
“斯蒂夫，一起过了这些年，你可能不知我真我是谁。

“我，中央帝国京城浪孩儿，纳粹红卫兵，西伯利亚囚犯，孙子兵法核大战的马前卒，我，也是死神助理。我这辈子轮回了好多回，是牛是马是狗；我是一头猪，活该被人吃，因为我手上沾着血；我是一条靠肚皮爬的蛇，虽然十二生肖里我是属蛇，更因为这辈子我撒了太多谎……

“你以为我在说疯话？哦，我不是马可·波罗在监狱里吹东方牛皮，我的中国 GDP 增长绝比你狂，我，睁眼瞎的女荷马，在我将死的床前，最后一位亲爱的人，婴儿潮里一花童，请听听我这一生的山海经？

“对了，你说下辈子想当小鸟，我这辈子里，还真是一只鸟来着，别怕，蓝眼珠，别怕，走近点，再走近点，好好看一看你眼前这双黑眼珠。”

黑眼珠 | 卷一
Black Eyes



Part 1

小新皇族

1.

我要自杀。离七岁生日一个月零三天，我坐在北京城墙顶上，觉得世界一片凄惨。

我不会玩，不会睡觉，老想着吃。吃完绿屁屁馒头我立刻蹲厕所，一边扑哧拉稀一边看窗外，我的稀屁屁和窗外飘的绿叶子一个颜色。稀屁屁还是挂在树上好看，做成屁屁绿的馒头，这么快就从下面钻出来了，比不吃绿屁屁更觉得饿。“所以睡午觉！”老师说。肚子咕咕叫着能睡着吗？我伸手捅旁边小床的男孩，我很奇怪，为什么我蹲着尿尿，他站着呢？

“嘿，给我看你的，我给你看我的。”我说。看男孩翘起身高兴地扒裤衩。“嘿，”我又想起来，“注意了吗？老师有一对颠颠的大桃子，为什么咱们小朋友全体没有？喊！别动！”

老师走来了，我假装睡着，眯着眼瞄。老师走过去了。

起床时间到，小朋友穿衣服，大桃子老师突然冒出来指我俩，“躺着！不许动！”等小朋友都穿好衣服了，老师说：“把衣服脱掉！”

脱就脱，我脱掉背心，脱掉裤衩。男孩也脱掉裤衩，背心。光溜溜，我高站我的小床。男孩高站他的小床，光溜溜。

“光着站好！敢说老师！不知羞耻！”

不明白老师说什么，光着就光着，这有什么羞耻？

但是，接下来的事真不好玩了。这就是，玩，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想玩什么，这意味着，我不知道长大了要当什么。

玩的时间一到，教室小桌上摆好听诊器、锤子、小铲子、大吊车。老师把守着游乐室门口。孩子排着队叫：“我要当医生！”“我要当司机！”“我要当飞行员！”被放进去的孩子奔向代表职业的玩具玩起来。

“我要当大官！”脱裤衩的男孩嚷嚷。

“具体！当什么官？”大桃子老师盘问。

“所有人的大官！”

想当官的男孩从老师腋下钻进教室，直奔小椅子，坐在那儿跷起二郎腿。啊，那也叫玩！

“当巴甫洛夫的小狗！”“当米丘林的大南瓜！”“当金星英雄！”我不知道我们国家跟苏联大蜜月已在险恶终结时刻，听孩子嘴说绕舌头的苏联名字，孩子耳朵跟着炫耀，随着人家嚷嚷，我的梦想清晰升起（科学家巴爷爷训练流哈喇子小狗有好吃的等着！），梦飘散，又升起（米爷爷的南瓜大得够我住在里面当房子吃！），又飘散，又升起（吃得肚子滚圆的英雄我被沉甸甸一堆奖章压没了）……我的伟大梦想全都跟吃勾连，想着好吃的，剩下我一个人站在理想的门口。

“你为什么就没有理想？！长大了你可怎么办？”老师焦虑地盯着我，好像我活不到明天，“为什么别的孩子都有理想？！”

“因为，因为，因为他们是傻瓜！”

“你倒聪明了！”

“嗯。因为我有黑眼珠。”

“胡说！咱们中国人谁不是黑眼珠？！”

大桃子老师提起我的耳朵，把我赶进游乐室，眼巴巴，我站在角落里看人家玩。孩子举着小飞机模型乱跑，撅屁股指挥火车钻山洞，用积木搭大厦。我看见，飞机爆炸了，火车翻轨了，枪弹呼啸火光乱飞，啾！啾！就像男孩一边画一边嘴里出的声音。我就不信这些孩子真没看到，太忙着玩理想了吧，我明明看见好多小死鸟。

会玩的孩子全走了。朋友们今天开学，我留在小屁孩儿的幼儿园。大人说我不能和朋友们一起上小学，因为我的生日晚。真正原因我知道，因为我的“黑眼珠”。

我还是觉得饿。我还是睡不着午觉。闭眼睡觉的小孩儿就不饿吗？我捅捅小孩儿，人家悄悄说，饿的。啊哈！那你想象！假如，枕头是大馒头，不，是大馅饼，撕开枕芯吃啊！来，让我们爬过被子的大山，越过床之间的峡谷，去找堆满了好吃东西的宝藏，千万不能掉下去，千万不能脚沾地，地上全是妖怪，咬脚丫的！哈哈，幼儿园成了小疯人院！小疯子折着跟头，惊呼着，眼看我爬到窗外，我够着树杈，我上树了。来呀，都来呀，这就是咱们吃的绿屁屁馒头，这里本来长榆钱儿，吃过榆钱儿吗？我们把它们吃光了，现在咱们吃叶子，好鲜，真香，再不吃也没有了……小屁孩儿争先恐后爬出窗子，爬到树上，小孩儿挂满一棵树，满嘴绿树叶，满树绿小孩带屁屁，哈哈哈，呀呀呀，老师！老师在树底下捂嘴瞪傻眼。老师把我弄下树，大屁股蹲儿坐到我肚子上：

“老实着！”

跟着小屁孩儿后面，沿长梯，我爬上城墙。我们幼儿园紧贴灰城墙。从下面仰脖子看大厚墙，遮住天了。每天爬上来，拉着前面孩子的衣角，在城墙上面集体散步。灰城墙地面大灰方砖上

好多银光闪闪的小点，全是蜗牛壳，小蜗牛，小蜗牛，伸出软脚辛辛苦苦爬上来，以为最高的地方有露水喝？沿路问每一个蜗牛小空壳。

我落在最后。我干吗要拉小屁孩儿衣角？我干吗站在小屁孩儿身后看人家玩？！世界把我抛弃了，抛弃吧，离开拉成一串的孩子，我爬上一个箭垛，朝外坐下来，两脚垂着。我看着我的一双粉色布鞋，一只鞋襻儿松开了，顺着粉色鞋尖往下看，看着准备跳的下面。城墙好深，灰砖缝伸出布满尖刺的酸枣枝，开襻儿的布鞋，离开脚，掉下去了，伸出的酸枣刺没接住它，又没接住，粉布鞋打了滚儿，旋转着，往下落着。

要是自杀了，我在城墙上快乐地想，那他们，大人，老师，爸妈，还有小朋友，都捶胸顿足地哭啦，哼，现在你们后悔了吧，才知道你们没有好好对我！我看见，我死了，躺在鲜花中间，大人小孩滔滔流出的眼泪都掉在我脸上，我死了都觉得好湿好咸，哈哈，晚了，哭吧，我在你们中间飞翔，我飞走了，带着我的秘密身世飞着看。

灰色城墙环围灰色都城。灰色屋脊起伏。规矩的屋脊像是一本本倒扣着的灰书本。灰屋脊中间点缀着绿树。好多电线杆纵横。一行行电线上，原先，一排排小麻雀，歪着脑袋站在上面，天空布满了音乐符号。天静静的也有歌。不知大人为什么恨小鸟，摇竹竿，晃扫帚，对天狂呼，敲簸箕，放鞭炮，赶得小鸟惊飞，哪里也不能歇，蓝天上上下下急促滑翔惊叫的小黑点，明晃晃的太阳底下落着黑雨。小鸟累了，再也飞不动了，小黑点密集地下坠。

吧唧，一只麻雀掉在我脚边，小脑袋歪贴着灰砖，小眼皮抽着，小腿一蹬一蹬，小肚子在哆嗦。我把手放在它肚子上，热乎

乎的，里面在颤乎。

突然，小鸟不动了，一点都不动。麻雀魂儿钻进我的身体，于是，我有了神奇的黑眼珠。

我，死麻雀，飞，飞，飞，灰，红，黑，我穿梭时间。

我飞回死去的时刻。大人宣判我的死罪，馋嘴吃庄稼。广播叫唤说庄稼亩产10万斤，我哪能吃得完？田里麦子密得好像火柴满满挤在火柴盒里，我的黑眼珠看见，大人把成熟的麦子拔下来，全都栽到一块地里，照片上小孩在麦子厚垫子上翻跟头。我的一个死去再生的日历显示公元1958年。大人大炼钢铁，把吃饭的铁锅和饭勺也扔进泥巴糊外壳的土高炉。深夜，天空通明，古都中央的金色大屋顶，四周的灰色小屋顶，一起在火海中漂浮，黑夜呈现人间天堂的绚丽景色，是庆祝我再生的焰火？

带翅膀的黑眼珠我，被红色气浪高高托起，乘着红气浪我高速前进，突然，我被猛撞，翻了个大跟头，刚稳神，又是一个大跟头！一股股透明的气流连续撞击我，我连续翻滚，我急速下滑，来回躲避，我穿行着看着飘浮的气流，一个个张着透明的大嘴，透明的肚子里，有草根，有树皮，是一具具尸体，是透明的饿鬼。其中怎么有我？我，穿着粉布鞋，一肚子绿树叶，瞪着黑眼珠。

我的黑眼珠看得极远，我看见拐弯花纹字的洋报纸，说美国CIA突袭队偷偷空降我国，弄走了我们的秘密文件，在西方世界公布。洋文说透明饿鬼有3000万。东方我的方块字，字框里面，空白，空白，空白。不，我们的空白被方块字填满，就像塞满城墙的砖，砖，砖。大写着：自然灾害但是我们没饿死一个人！各种洋文报纸和我的报纸，死人没死人，一样标明阿拉伯数字的公元1960年。透明饿鬼孩子我，刚出生就饿死了，就转世了，所以，我老想

着吃。不，我还没转世之前就想天下事。灭麻雀我的时候，大人在电台，在大街，我在幼儿园，我们都嚷嚷“超英赶美”！超英算什么，赶上美国！我的嘴预言下世纪。超级麻雀死孩子未来黑眼珠我！

我的黑眼珠，吸取火光，吸收饿鬼，吸收枪弹，吸收鸟和孩子魂；我的黑眼珠，叠压凶残神魔，迷醉死亡，爱好自杀；黑眼珠我携带过去，在尸体中逆行着飞上古老城墙。我藏身箭垛深凹，拉开沉重弯弓，瞄准高墙下攻城的敌人，敌人胯下大马溅起哗啦啦的大水花，水好凉，我举着长矛，呐喊着冲过护城河，我架起云梯，眼看爬上高墙来啦——

嗖！我是城上朝你射箭的弓手！我是河下攻打你的武士！杀！

自相残杀等一等，那是什么呢？我举起两手当望远镜，灰城墙外黄荒漠中一队小黑点在移动。叮当，是，骆驼！叮当，驼铃遥响大漠，叮当，叮当，叮当，透亮，孤单，一声一声，抖动我的小心窝。赶骆驼的人，顶着风沙，浑身上下包得好严实，只有脸中间露一条小缝，小缝里一双紧眯眼，里面藏着黑眼珠。哦，爱死我的灰色大城了，爱死我眼前的风景了，我不想死，我知道我长大了干什么了，当个赶骆驼的！骑在骆驼两座大峰之间，帝王一般，高高地摇晃着，被我的驼铃通报，我进京城灰城门了（很多人在城门下面朝上遥指），我在又高又长的城门洞里走着（看那个小孩子正探身城墙外！），我看着头顶的门洞（人们无声惊呼）……呼，我被甩到空中，风，四面八方骤起，城墙旋转，云彩近了远了，天倒，地倒……我和骆驼面对面，我的小鼻子紧贴它的大鼻孔，它朝我呼呼喷气，但我感觉不到臊气热流，我跟我的骆驼隔着一道冰冷，它死了还是我死了，我的脑门、鼻头、脸蛋都这么冰凉，我在树荫底下贴着一道河滑向忘川水吗……